

诗路放歌

春的序曲(组诗)

周英德

春天与我
田野,怀揣春天的脚步
醒来的时候,悄然无声
过去的时光
被一双无形的手遮住

庄稼地里
牵牛羊的大小
长满拳头大小的力量
把春天移动

蜜蜂,用了我一生的文字
生锈般抚摸

阳光穿过树枝
省略我以前的背影

而我的距离
盖过蜜汁的间隙

能像春天一样
树木按着时间的顺序
一点一点渗透
花朵铺开透明的液体
让鸟鸣衔着每一个清晨

锄头翻动着许多熟悉画面
整个画面都在移动

我用尽了风里的雨滴
在钟声过后,开始分晓成
大地的新芽

油菜花

成片的,像春天长出的新芽
天空只是一群放牧中的羊群
倒映出蓬勃生机
油茶花刚醒在田野
一群大雁
复印成装在粮仓中的谷粒
等一群人的手
撑起一片绿

春的序曲

让阳光在微风中摇曳
高楼外的春天
一束光被释怀
我带着影子
坐在空旷的田野

一些虫鸟
在油菜花内心吟唱
时间截然不同
我种下
大地上每个饱满的日子
陪时间走完一程

大地种满鸟影

潘新日

立春后的枝条
冒出嫩嫩的米

春水潺潺
大地种满鸟影
斜织的雨
是草根拉着的细线

与你一样
泥土里的一点点鹅黄

悄悄探出头
偷看
红红的朝阳

墙边的几个老人
眯着眼睛晒暖
他们在谈论
年轻的时候
如何用春风递过来的词
捂住冬天的嘴

让春天的疼痛开出花朵

阿 姆

银饺子,银豆子,
银霰子,银雹子
都是某人浓缩的眼泪
春天不会让一个人凭空消失

河流是大地的眼睛
带着冰碛的泪水
冲撞河岸
眼眶生疼 生疼

我躲在一滴水水里哭泣
它奔跑在枝头

昭示温暖的遗迹
那花苞里的笑脸一闪而过

还有草尖露珠的秘密
春天来了
我把你搞丢
野外无踪 万物是你又不是你

你别给我捉迷藏了
最好笑出声
让春天的疼痛
开出花朵

散淡的春天(外一首)

李志胜

春天在不寒的杨柳风中到来
脱雪的印痕被彻底抹掉
眺望
远方的缺失愈发严重
往来的往来的告别
拂去笑容
飞檐下的风铃叮当作响
一如故里
流水不腐的天然文岩渠

父亲的小酒,母亲的麻将
随春天从香亭村赶来
我一直平衡着夕阳下的光照
我目光短浅
固守着三分责任田
秋种菜冬栽枝
春洗返青水

这个春天有些散淡
入夜,披挂的暖色收入茗香
消隐的月光
纷纷从诗词歌赋中跳出
抱拳,对饮。简单程序过后
有空儿说话
没空儿各忙各的

春鲜儿
在大寒的结尾下,吃得好
不完全看胃口、心情
迎新春的彩灯
与悦耳的轻音乐
都定下这间春饼屋的摆设
关键是舒适度够高
所有的寒,被关在室外
所有源于期盼、祝愿
祈福之春江水
早在臆想的滩涂边
解开了思想的缰绳
香椿、榆钱、槐花、青笋、荠菜
万千喜爱,作奔马状
春色满园关不住
薄阳擅厨厨,泥软地伸长
韭菜鸡蛋绿豆芽
素妆扮步
一遍遍远眺,近观
细品慢尝若嚼春
身旁的啧啧声
难掩鱼跃之欢
春天今晚的开场预演
仅是未来
怦然亮翅的牛刀小试

雨中的路灯

黎二愣

春天,一直在我身外打转
我困居巴山蜀水
听不见寒气被接走的声音

我知道,春天很遥远
远至心跳加速
也触摸不到的距离

我感觉,春天很近

近至一纳米
我打开所有的眼神
也捆不住
缤纷色彩的稍纵即逝

路灯
在春雨中流泄了一夜的光
像我心脏
挂着一行永不止步的眼泪

灯下漫笔

穿越千年梦回神都

赵 洁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在人们热切的期盼中,春天悄然走来,伴随暖暖的春风,人们欢乐的笑声和曼妙的歌声,也飘荡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风和日丽的一个周末,我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来到洛阳天堂、明堂遗址公园。刚走进景区,迎面一群身着汉服、头戴金钗的游客,她们步履姗姗,衣袂飘飘,讲着一口吴侬软语,那声音听起来柔美婉转,我虽然听不懂她们讲的什么,但从她们花一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可以猜测出她们心中的喜悦。我的几位朋友,用艳羡的目光一直目送她们走远,朋友们感叹,真的有种从千年前的神都大唐穿越而来的感觉。

跨过厚重的红漆大门,在明堂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武皇居中,文武百官觐见朝拜的场景。往事悠悠,不堪回首,隋唐盛世,万邦来朝;隋唐乱世,战乱频仍。听着导游的讲解,那“战马奔驰,弓弦惊鸣”的场景,在我眼前若隐若现……

公元690年九月初九,67岁的武则天按捺不住称帝的雄心,这一天她盛装打扮,登上城楼正式即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定都洛阳,并将洛阳改称神都,立年号为周。

神都洛阳曾是武皇的盛世天下,这里人文荟萃,思想文化包容,对于八方来宾、异域商贾,她同样以海纳百川的广阔心胸,不断加以吸收、容纳,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来自西域的“胡商”。大量胡商通过丝绸之路在这里经商、生活,使得双边经济贸易日渐繁荣。胡商文化也迅速渗透到大唐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物质、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异域风情,鲁迅先生曾感叹道:“唐人大大有胡气。”当你穿越到千年盛唐,走在行人如梭、摩肩接踵的街道上,就能体验到当年唐朝盛世的景象,感受到古今辉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洛阳。

在历史的涤荡中,明堂是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据说历朝历代的君主均有修建明堂的愿望。唐高宗在位时也有修建明堂天堂的计划,但因故搁置了。自武则天继位,为了能更好巩固掌握手中政权,将明堂视为自己得天命标志和王朝国运的象征,因此她对建造天堂明堂之事极为重视。公元690年,武则天力排众议下令拆除乾元殿,在贯穿洛阳城南北的中轴线上,修建了明堂、天堂、天枢等建筑,构成了一条繁华壮丽的天际线。

天堂、明堂的修建倾尽了大唐的举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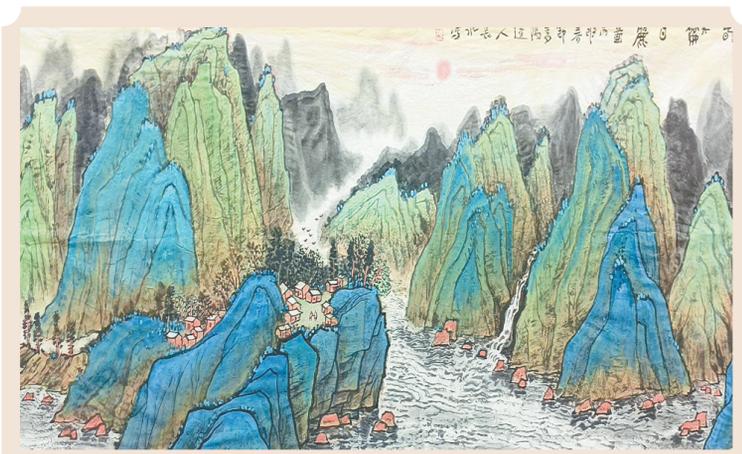
力,他们层层选拔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武则天以她独有的方式和创新精神建造天堂明堂,从传统意义上改变了周制的复古传统和呆板四方的单层建筑模式,继承了传统明堂“象天法地”的设计原则。仅用时一年,就建成了高达90米的明堂。明堂共三层,底层为方形,四面各施一色,象征四季。中层十二面,效法十二时辰。顶层为圆形,四周环绕九龙雕塑。据历史文献记载,明堂是历代史上体量最大的木构建筑,充分展示了古人在建筑力学方面的智慧和深厚的造诣。武则天给明堂起了一个很大气、庄严的名字——万象神宫。从这里便成为她的政治权力中心,她在这里朝会官员、发布政令、祭祀上天,并配祀宗祖……当时的大唐,正站在世界之巅,神都,则是万国中心。

历史仿佛从未远去,时光的记忆一直留存在这里,曾经的万象神宫,是至高而圣洁的地方,它印证了隋唐洛阳城的悠悠岁月,也见证了武则天的虔诚与迷惘,每当结束一天的朝政公务,她喜欢一人登上高楼,回归自我。站在权力最顶峰的她,更能真切地感受到高处不胜寒。夜已寂,天已黑,站在佛祖面前,她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着,吐露着心声。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公元695年正月的一天晚上,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因失宠泄私愤,将这座能与当今摩天大楼比肩的巍峨建筑付之一炬,从建成到烧毁,它的寿命仅有可怜的7年,由于距离过近,天堂起火殃及明堂,直至次日清晨,明堂亦被大火焚毁。武则天随即下旨重建两堂,并于次年完成,同时将明堂更名为“通天宫”,即“七天建筑”中所说的天宫,此后,陆续重建翻修过几次,但再也没有当年的风采。

明堂,代表着国运的象征。也见证了大唐风起洛阳,梦入神都。盛衰沉浮、荣辱变迁。它曾经以世界第一的高度傲然于世,睥睨天下……公元755年,在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摧毁,在战乱中轰然倒下,化为焦土残垣,彻底沦为废墟,最终消失在繁华的都城之内。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现今的天堂、明堂遗址公园,是1986年考古发现后,2014年在遗址上重建的。这是一座历史遗迹与现代科技于一体的古建筑群。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宏大的建筑规模,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的目光,置身于此,不仅可以追寻历史的足迹,更能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无限活力。



春和日丽(国画) 王长水

民间纪事

爷爷的小卖部

曹 荔

我三岁的时候,爷爷因脑溢血导致瘫痪。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总是扶着墙一瘸一拐地挪动,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小卖部。打我记事起,奶奶便耳聋,每次说话我都要抓着奶奶的耳朵大声讲。爷爷的性格很温和,话不多,总是笑呵呵的,真是慈祥的爷爷。奶奶虽耳聋,但性格热情开朗,大嗓门爱说话,喝两杯小酒后兴致来了还会唱戏,真是可爱的奶奶。

记得小时候的冬天很冷。经常是接连几天下雪,放学的路上冷风呼呼地吹,把我和姐姐的小脸儿冻红了,手也冻麻了。每次走到村口,便远远地望见爷爷的小卖部,外边的木门敞开着,门里遮着厚厚的棉帘儿。这时我和姐姐总会快跑几步,钻进小卖部,直冲向屋里的小木床,顾不得脱去外套,便一头扎进被窝嬉笑打闹。

“外边儿冷吧?哎哟哟,赶紧让奶奶给你捂捂手。”奶奶一边关切地说话,一边把我的小手捂在她的胸口。

“冷!冷!奶奶,给我倒杯热水再放点儿糖。”姐姐一边哆嗦着一边撒娇。

奶奶听后赶紧边倒水边说:“喝点糖水暖一暖,一会儿给你们做你爱吃的花卷儿。”这时爷爷从外边进来:“这几天冷得狠了,多穿点衣服,人小搁不住冻,记着没?”“嗯。”

爷爷的小卖部只有十多平方米,拥挤的空间,却承载着我儿时所有的甜蜜。

小屋坐北朝南,正对屋门靠墙摆着一个货架,整齐摆放着各种零食:薄荷糖、糯米团、西瓜泡泡糖、香瓜子、炒花生、黄桃罐头……屋子东墙边放着一台冰箱,里面放着奶奶买来的各种瓜果,还有奶奶亲手腌制的西瓜黄豆酱,每天一放学我和姐姐都会打开冰箱狼吞虎咽一番。西墙边置着一张小木床,床脚边砌着一个煤炉子,炉子上时常烧着热水,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既是餐桌又是麻将桌的小方桌。冬天的晚上,外边飘着雪,炉子上的大火壶里冒出来的热气弥漫了整个小屋。

别看爷爷小卖部很小,但是晚上来小卖部聊天的人很多。爷爷和奶奶是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和邻里街坊相处得都很和睦。

天刚黑透,小屋里就聚满了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村里的老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有时候是村里的新闻和家长里短,有时候聊热播的电视剧,更多的是意味深长地翻开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

爷爷奶奶都是老党员,爷爷年轻时是村里的民兵营营长,每当村里修路架桥、抗旱防涝等急难险重的任务来临,爷爷总是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奶奶也是村干部,年轻时在村里小学的开水房烧开水,热情地为全校师生服务,喜欢帮助别人,时常还买烧饼去接济村里更加贫苦的人。即使到了花甲之年,奶奶还每天下田干农活、种菜养家……

每天晚上,爷爷小卖部的床沿上都坐满了人。我被挤在床的最里边,拿着花卷儿边啃边听他们闲聊。有时候会被突然发现我的人问一句:“姐儿,学习成绩咋样啊?考试能考多少分?”这样的热闹总是在深夜才慢慢散去……

光阴流转,一切恍如昨日。如今家乡的新农村建设,在党的领导下日新月异。村干部带头脱贫攻坚,发展产业经济,带领到山东寿光学习先进蔬菜大棚种植、花卉种植和艾草种植技术,还引进种植新品种西红柿、以色列小黄瓜,带领村民勤劳致富,家家建起了新房。

爷爷奶奶去世后,小卖部和祖宅荒置了20年,像一个孤独沉寂的老人静默不语。我和姐姐从小就有一个愿望:给爷爷奶奶建一座楼房,让爷爷奶奶享清福。如今我们已翻建了爷爷奶奶留下的祖宅,以前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卖部,取而代之的是一栋600平方米的三层洋楼。终于圆了几时的梦,但遗憾的是,子欲孝而亲不待,每次回到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我都泪流满面,希望爷爷奶奶在天堂能够欣慰和幸福。

就这样,爷爷的小卖部成为一个温馨而伤感的烙印,永远定格在我充满遗憾的梦中。小时候的冬天很冷,但也似乎不冷。那时侯总有爷爷奶奶的夹缝语言,还有小卖部直至深夜的灯光,暖暖的,照亮了黑暗的夜晚,也照亮我努力前行的路……

荐书架

《午夜猿人》:寓言叙事下的动物小说谱系建构

彭 进

青年作家衣水的短篇小说集《午夜猿人》日前由线装书局出版。该书由中国先锋小说之父马原鼎力推荐。马原如此评价《午夜猿人》:“奇异的想象力,令衣水的动物小说呈现出幻彩。那是一些有趣的有着无与伦比反省能力的生灵,轻而易举就模糊了人与畜生的界限,让他的主人公突破了儿童文学的箩筐,忽然就生出了全新的意趣。”著名小说家黑白认为衣水是河南小说作家中的“另类”,指出衣水小说与诗歌存在互文性,小说富有思辨色彩、意识流等现代创作方法运用娴熟等特点。

衣水的小说风格独特,文本富有隐喻性、思辨性、探索性。整体来看,《午夜猿人》已经初步构筑了一套先锋叙事探索观照之下的寓言谱系。衣水本人也对文学创作乃至人生的寓言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午夜猿人》中曾有这样的表述:“所有人都活在一个寓言之中。寓言是开启整个世界的按钮,而我在这个系统中完成了宿命。”笔者认为,作品中的这一段话,是作者自身写作观念的一段告白,也是小说一直致力于表达的主旨之一。

短篇小说《活鱼》通过一名单身、困窘的都市男青年白小冷一大段一大段的意识流心理活

动,尝试着去构筑关于身体、生理、心理、精神、物质、爱情、欲望、财富、权力尤其是人性的一个庞大寓言,甚至是一个寓言体系,通过展示人的生存状态的紧张性、荒诞性、多维性,从而多方面挖掘并部分揭示人心幽暗深处的丰富世界。

其中短篇小说《钻进地铁的羊》同样引人注目。40岁的郝思奇正处在人生转折的关键点,现实困窘,前路渺茫,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他在地铁站不远的桥墩下,邂逅了20年后以及20年前的自己……《钻进地铁的羊》称得上是虚构、想象、思考和智慧的有机结合,也正是因为拥有如此丰富的蕴含,才使这篇仅7000余字的小小说荒诞而深刻,简洁而浩瀚,在看似新锐、探索的表征之下,阐述的则是一个大道至简的生存哲理。

评论家李霞认为,《午夜猿人》是一部令人惊讶地以动物为载体的小说,融合了生态学、天体物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诸多元素,以直觉叙述直达内心变幻和华彩诗章。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冠之于动物小说的作品,在梦幻、魔幻、科幻的加持下,挖掘出了不一样的具有异质的故事景观,共生出直抵社会现实、撼动人心的内省力量。

人与自然

梨花宴

袁才才

乃透香盈香,“海”是如海涌动,“雪”为雪的海洋。香雪海,初听,风马牛不相及,仔细品,味觉视觉齐全。春天里,白花几多矣,拉出来遛遛,哪花儿都没梨花开得恢宏,有气韵。说她“占尽天下白,压遍人间花”,一点儿不过!

梨花之开不扭捏。她敞开心扉,说白就白。不像桃花,着一层粉,攀着桃枝,节节妖娆。她簇成束,聚成团,不轻佻,蕊心中缀上淡色花药,营造出静谧。一样的璀璨,桃花风流,紫荆冷艳,油菜热烈。铺地的草花像乡野村姑,攀爬的树花似小家碧玉,梨花是大家闺秀,隽韵绵绵。

诗人看出了梨花的矜持,给予了深情的哀婉,满树的飞白,就缠绕出惜别的依依。无论是元稹的“梨花万片逐东风”“白妆素袖碧纱裙”,还是韩愈的“闻道郛西千树雪”“百花零落梨花发”,无不充盈伤感。至于刘方平的“梨花满地不关门”,周邦彦的“空余梨花满地雪”,唐寅的“雨打梨花深闭门”,无名氏的“一树梨花一溪月”,都凝出离恨的凄美。苏轼的“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

清明”,更是心绪的惆怅、人生的彻悟。

梨花无辜。一树梨白与五里梨白,有着本质的区别。古时,鲜有人规模种梨。除了唐玄宗的梨园,其他的梨树,都是零星的一棵两棵,生在沟畔溪边、村头路旁。春分时节,天气和暖,该远行的要远行了,梨树下,面对这揪心之白,风声叮咛,饯别有万分的不舍。此情此景,一树梨宴比之在酒店设宴饯别还要伤感。人生悲喜交集,那种寂寂孤哀、一别经年的回味,只有这一袭素白才相宜,换作其他颜色,格调就错了。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设有无数盛宴。我原想,唱罢四大家族的《红楼梦》,怎会少了梨花宴?细读之后,方才悟出,“梨花宴”是隐在幕后的。荣府的东北角有处院落名曰梨香院,梨香院乃“离乡远”也。贾府里,树木虽多,鲜有梨树,唯梨香院满院皆是。这绝非曹公随意安排。梨香院的首位主人是荣国公,他缔造贾府,为的暮年养静。之后梨香院住进了冰雪美人薛宝钗。宝钗所用冷香丸,其中四蕊虽没梨蕊,却要千巧万妍地配好,埋到梨花树下,才生得出

异香异气,犹未脱梨花本色。其后几位主人,皆以梨花设伏寓讖,命运堪堪可叹。黛玉所居之潇湘馆里,也有梨花一株,梨花的清雅,亦与黛玉气质契合。您说这梨花宴是不是设在屏风后的一桌特别宴?

社会发展至今,地球小到一握,朝发夕至,思念不再。一棵两棵的梨树不再单生,白居易的“梨花一枝春带雨”有了别解,赏梨花,似乎只剩了左家的“千枝万树梨花白”、岑参的“千树万树梨花开”。

回归梨花宴的本真:品梨花膳。那天,赏过梨开,时已近午,顺势一拐,进到梨园一座梨花簇拥的农家院里。不用点餐,主人端来好几个梨花菜,有素炒梨花,有肉炒梨花,有粉蒸梨花。清鲜沁脾,耐嚼耐品。又有热腾腾金黄软糯的馒头,咬上一口,甜丝丝的,一打问,玉米面里掺了梨果汁。这让我忆起幼时母亲做的梨花饼。老家山坡有片棠梨林,当河滩上小草染黄,坡上棠梨花要开,母亲就嘱我们兄妹几个,上坡去摘棠梨果朵儿。棠梨树有刺,手常被刺烂浸血。棠梨花酸涩微苦,采回来,先焯后漂再洗,然后或凉拌或炒食。那时家家都穷,不缺清炖油香,所以,吃梨花菜并未觉出好。倒是母亲烙的梨花饼,溢着满口香。梨花打苞孕蕾,成花骨朵儿时人口最好,要是等到它大开,香气弥出,就没了清鲜味了。

看街上卖过梨花糕、梨花酒,倒是至今不曾吃过炊过。

品着这梨花宴,我想,这春天,分明可以叫作梨花春的。